



时光，

无处可逃 作品 / 若能

Yesterday Once More

重新来过

那些叫做寂寞的时光，就是我想你的每一天，每一夜。



Yesterday Once More

无处可逃

时光若能
重新来过

你曾以为他是你一生所系
可最后陪你走完这一生的
却并不是他

最动情的青春爱情纪念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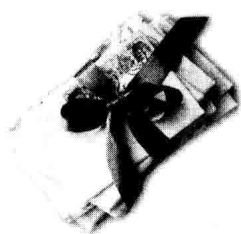
虐心&温情携手来袭

理想的浪漫PK现实的骨感
总有一些时光里
我曾爱着你，却不复见

我们在年少时遇见，我们在年少时相恋，
可是时光流逝，记忆裂成碎片，一帧一帧，
都是我们年少时的容颜。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Yesterday
Once
More



时 光，
/ 若 能
重 新 来 过

无处可逃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光,若能重新来过/无处可逃著. — 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13.1

ISBN 978-7-5104-3788-5

I. ①时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16655号

时光,若能重新来过

作 者: 无处可逃

责任编辑: 丁媛媛

封面设计: 弘果书装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 (10)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60千字 印张: 18

版 次: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3788-5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题记：

你一定经历过这样一个男子。

你因他大笑，

为他痛苦。

你曾以为他是你一生所系。

可最后陪你走完这一生的，

却并不是他。

I

人群投我以孤独

001

II

昼与夜的交替

056

III

年华自此停顿

113

IV

明日又隔天涯

166

V

岁月漂洗的颜色

220

尾声

241

番外一

遥向那年青春

246

番外二

时光唇边的诗

2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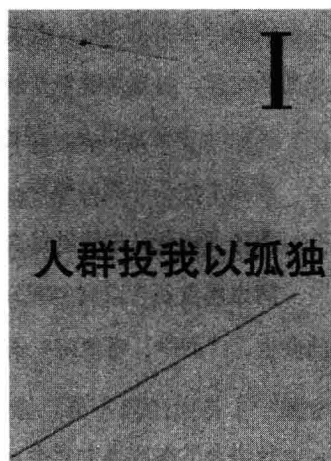
番外三

起点与终点之间

272

后记

279



1

初秋的傍晚，落日熔金。带了余热的光线顺着尚且葳蕤繁密的枝叶间落下来，流淌在唐思晨的颈上、臂上，和着海边城市特有的润泽气流，有着微妙的温润舒适感。

唐思晨不由自主地伸出手，遮了遮刺眼的阳光，而地上的光影，顺势将指尖拔得更为修长。她的目光落在这双无比熟悉的手上，又猝然收回，重新插回裙兜里。如果是两年前……这双手一定还沾满了各色油料。至于现在，她有些自嘲，又有几分无奈地勾起唇角，继续往校门口的方向走去。

“思晨？”

似乎有人大声地在路的另一边招呼自己，唐思晨摘了耳机，有些迟疑地往身后望去。

团委的小费老师已经飞快奔至她面前，拉了她的手腕就往小路上跑，“来来

来——帮个忙思晨，一时间找不到人了——”

唐思晨只来得及将耳机扯下来，问了句“干什么”，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开始疾奔，最后气喘吁吁地站在了大礼堂台阶下边。

说是“小费老师”，其实费祎平是唐思晨本科时的同学，因为留校工作，现在见面的时候，唐思晨就半开玩笑地喊她“小费老师”。

“DAB今天宣讲会，帮忙守下侧门，那几个学生赶不过来……”

费祎平焦头烂额的模样，实在无法让唐思晨说出一个“不”来。她只能点了点头，费祎平转身又进礼堂里去布置了。

唐思晨重新将双肩包背好，老老实实在地开始帮忙，拦住了一个试图偷偷溜进去的女生，“同学，有票吗？请出示一下。”

宣讲会的时间是七点半，而人潮却汹涌不断，一波一波的，五点多就有学生结伴而来了，大有将这个海大最宽敞的大礼堂挤满的趋势。

唐思晨百忙之中看到竖在一旁的宣传板，DAB的LOGO简单却极有存在感，页面也是极清爽的，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观。从今天热烈的反响看来，这家充满活力的高科技企业，对于海大的莘莘学子来说，有着无可比拟的号召力。

说真的，唐思晨之前近两年的时间一直在外地的小城，许久没见过这样热闹的场景了。有票的同学在往前挤，而门边还眼巴巴地等着好多没票、却希望借机混进去的学生，这让出入成为一件异常困难的事。唐思晨守了这里忘了那里，被人群压迫着，只觉得头昏脑胀。

七点钟的时候，有工作人员逆着人流从礼堂里边艰难地走到侧门，大声通知：“同学们，礼堂已经满了。不再进人，对不起，请离开吧。”

唐思晨松了口气，心想终于可以离开了吧？

人群中静默了一瞬，骤然起了一阵喧哗，有愤怒的声音在喊：“我们明明有票，为什么不能进去？”回应越来越强烈，那股由人流汇成的巨大力道，势不可挡地向窄小的侧门推进。

唐思晨就站在这股迎面而来的力道最前沿，眼前一黑，顿时就喘不过气来。混

乱之中，她被人推搡着，只觉得自己像是一叶小小的扁舟，被扔进了巨浪中，连时空都能一并撕碎。

她的手足变得冰凉，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却下意识地将双手抱在胸前，因为记忆里仿佛有一个人，尽全力地将自己保护在角落，低头望着自己的眼睛，沉静地说：

“把手放在胸前，别怕。”

恐惧、混乱、黑暗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脚上的剧痛一阵阵地传来，唐思晨终于彻底清醒过来。眼前分明是人山人海，却并没有那个模糊的人影……之前的一切，不过是自己的臆想罢了。失落隐隐而来，加上周遭的闷热与汗湿，唐思晨忽然有些事不关己地想到，她……会不会在这里被人踩死？

东倒西歪中也不知坚持了多久，直到人群外响起了扩音器的声音，“同学们，请不要再往前挤。大礼堂前会有投影屏幕，大家可以就地观看，请不要再往前拥挤——”

反复播出数遍后，巨大的冲力终于渐渐和缓下来。

也就是这瞬间，又有几个年轻人挤了进来，拦在侧门前，重新筑起一道人墙，终于把里外隔开了。

因为有了空隙，唐思晨终于忍不住蹲下去，手指抚在被踩肿的脚上，疼得说不出话来。

身边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扶起她，“同学你没事吧，要不要去医院？”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唐思晨深呼吸一口，努力将剧痛压下去，“没关系。”

“小叶，你陪这位同学去医院看看。”

是一道很特别却又很低醇的男声，这样平淡的一句话，并不是在商询，是指示，又或者是吩咐，不容置喙。

小叶扶着唐思晨离开的时候，她匆忙间回了下头，只看到一个穿着黑色Polo衫与灰色长裤的挺拔背影，被人群拥簇着，从另一个门进去了。

几个团委的同学忙着组织纪律去了，而那个叫“小叶”的年轻人异常地坚持，唐思晨到底还是被送去了校医院。

车子是银色的沃尔沃，唐思晨坐上去的时候略略有些不安。

“校医院是在……”小叶十分有礼貌地回头问她。

“往前开一点儿，就那幢灰色的房子。”唐思晨指着路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其实不用送我去的，很近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小叶没有回头，却彬彬有礼地拒绝，理由很是冠冕堂皇，“DAB的企业文化中最受重视的一项是以人为本，我们来海大宣讲，却置受伤的同学不理，传出去不成了自毁招牌吗？”

唐思晨没有再争辩，“好吧，谢谢你。”

“哎，你们学生会组织得可真不怎么样。”小叶见她皱着眉头，以为她是怕痛，随便扯了几句，“我们老板一进门，脸色就不大好看了。”

“你们老板是？”

“徐泊原啊，刚才他说送你来医院的。”

后边没有发出意想之中的一声惊讶的“啊”，小叶不禁侧头看着她。

这个女生只是安静地坐着，脸色发白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露出几分茫然，倒是有几分漠不关心的样子，似乎没听说过“徐泊原”这个名字。

“你没听说过吗？”

唐思晨很礼貌地摇摇头，“不熟悉。”

小叶抚额，心中断定这个学生和社会已经脱节不少时间了。

事实上，唐思晨对这个名字，确实很不敏感……甚至对于DAB，她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刚刚看到的企业LOGO上。从艺术角度来说，这个设计很不错，简单却不失简洁。

校医院只剩急诊室亮着灯，小叶扶着唐思晨坐下，又摁了摁电铃，值班医生一边拿钥匙开门，一边打着哈欠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唐思晨一蹦一蹦地，挽起了长裙，“脚被踩肿了。”

医生简单检查了下唐思晨被踩肿的脚趾，喇喇地开始在病历上写字。

“她没事吧？”小叶问医生，“严重吗？”

“别的科室下班了，这里检查不出来。”医生耸耸肩，“我开张证明，你们去中心医院的骨科做下检查吧，拍张片看看有没有骨折。”

小叶正要接话，手机响了起来，他转身去接，“是，我还在校医院。您稍等一会儿……好的。”

挂了电话，小叶十分果断地拿了医生开的证明说：“我去安排车子，现在去医院吧。”

唐思晨只是不置可否地拿起了自己的书包。

一直走到校医院门口，她才不着痕迹地推开了小叶的手臂，微笑着说：“就送到这里吧。您一定很忙，不打扰了。我现在好多了，自己可以回宿舍。”

小叶有些愕然。

“我先走了。”唐思晨挥了挥手，没有给他多考虑的时间，“我的脚真的没事。不浪费你的时间了。”

徐泊原和DAB的王副总走在海大校园里，谈论着今晚的宣讲会。不得不说，之前组织活动的不力，让这位习惯了凡事井井有条的DAB帝国决策人有些失望和不满。当然，徐泊原并没有想到，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出现，才导致了这样的混乱。

他当然不会出现在DAB每一场宣讲会上。之所以这一次特意来海大，于公，DAB从不放过最出色的人才，而海大的计算机系排名一直是全国第一；于私，徐泊原是因为一个人，而有些想了解这个学校。

此刻他放松地在校园中呼吸着日暮后的空气，一辆银色的车子停在路灯下，助理小叶看着渐渐走近的两人，扬声招呼说：“徐先生，王副总，这里。”

“那个女孩没事了吗？”徐泊原上车后，才想了起来。

小叶刚刚插上车钥匙，无奈地伸手夹起前座上那张医生诊断证明，“她说自己没事了，刚走。”

白色的纸张喇地响了响，从眼前一晃而过的时候，借着车内的灯光，徐泊原觉得自己抓到了一瞥那个名字。

抿了抿唇，他淡声问道：“那女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唐思晨。”小叶很快地说，发动了汽车。

车子平稳地启动，滑进夜色中。

记忆深处似乎还带着小小的阴影，徐泊原忽然说：“她真的没事？”

“医生说最好去中心医院拍片看看，有没有骨折。”小叶说，“不过她坚持说不用了。”

或许是觉得徐先生的态度太过认真了一些，小叶好奇地看了后视镜一眼。

“小叶，在这里停一下车。”徐泊原沉吟了一会儿，“你和王副总坐后边的车走。我还有些事要去处理。”

车子追上唐思晨，并没有花多少时间。

她正走在海大最美的一条大道上。路边是一幢幢的小楼，墙壁上满是爬山虎。因是初秋，有些叶子落了，有些却还没有，带着脆生生的焦黄，被微风拂着，唰唰作响，有如天籁。

身边忽然有刹车的声音，唐思晨从这样的静谧中抽身，退了一步，眯起眼睛看着从车上下来的男人。

黑色Polo衫，灰色长裤，这个陌生的年轻男人一手扶着车门，侧了身子打量自己，彬彬有礼地问：“是唐小姐？”

唐思晨的思绪有片刻的停顿，尤其是目光掠到那双深不可测的双目之时，她忽然察觉出自己心跳的些微加快。

半边侧脸都隐匿在黑暗中的男人，和记忆中的某个人竟然这样相似。

她难以克制地去望向他的眸子，努力想要猜测他在想什么，可那里就像是大海，无垠无际。便是纵身而入又如何？其中小小的旋涡，便能将你吞噬，而他，只是回望你，不动声色。

“徐……”唐思晨回过神，发现自己记不清那个名字了，小心翼翼地顿了顿，试探性地问，“你是徐泊原先生吗？”

徐泊原浅浅笑了笑，低头望向她的脚，并不甚在意地说：“徐泊原。”

“呃……”唐思晨微微涨红了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。

“我想确认一下，你的脚没事吧？”

“唔，没事。”

“是不是没事，医生说了才算。”徐泊原替她扶住车门，用十分轻松的语气说，“上车吧。”

2

尽管心里那样抗拒去医院拍片，唐思晨坐上车之后，才有些恍惚地发现，自己怎么会……被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男人给说服了呢？

一模一样的话，助理小叶之前说过，徐泊原再说一遍未必多有新意。可是当这个男人认真看着你，用不疾不徐的语速，温和妥帖地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自己之前是不是在无理取闹了？又或者，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了？于是很快地妥协，照他说的去办。

唐思晨不禁又转过头，看了一眼身边坐着的男人，心中暗暗地揣测着他的年龄。

修剪得颇短的黑发，看得出很是浓密；眼窝处微微有些下陷，与极挺的鼻梁两相映衬，愈发显出五官的立体……如果他只是这样坐着的话，她猜他可能二十七八岁？

许是察觉到唐思晨的打量，徐泊原索性侧过头，微笑着询问：“唐小姐是海大的学生吗？”

“哦，是。”唐思晨回过神，礼貌地迎上他的目光，笑了笑，心中在想的却是……他的语气像是在询问一个孩子。

“我猜你……不是本科生吧？”

“毕业两年多了。”唐思晨有些自嘲般摸摸脸颊，她看起来这么老了吗？竟一眼让人看出不是本科生。

“那现在？”

“研一。”唐思晨微微扬起下巴，有些出神地望着窗外流逝而过的夜景，路灯的光影如琉璃色般在视线的尽头连绵。

徐泊原不动声色地将她的神色掠在眼底，目光从她身上那件简单到毫无特色的白色T恤上移开，浅浅问道：“唐小姐是艺术系的吧？”

“不——”唐思晨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似乎在揣测他真实的想法，隔了许久才回答，“我是历史院的学生。”

徐泊原有些惊讶，不是因为这个回答，而是她的表情——看起来这个问题像是触到了什么阴冷而难以言说的禁忌，让这个小姑娘一下子沉默下来，转头望向窗外，再不说话了。

唐思晨专注地看着窗外夜景时，口袋里的手机振动了一下，她掏出来看了看，原来是当日的手机报。随便拉了几页，直到科技讯息那里，她的视线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介绍DAB最新的一款音乐播放器上市，粉丝疯狂抢购限量版。再拉到经济版，是DAB与国外某知名软件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的新闻，还配了一张图片。

图片上的人，好像就坐在自己身边，沉默而专注地开车。

唐思晨不禁挑起眉，趁着红灯，她将图片给他看，又有些好奇地开口说：“徐先生，这是你吗？你好像很有名的样子。”

徐泊原一愕，随即舒展了眉微笑，“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名气。”

这句话说得异常轻松，仿佛名气于他，并不是一件必需品，也不值得为此付出什么代价。这份豁达，倒让唐思晨微微一怔。

车子开至停车场，徐泊原扶着唐思晨下车，轻托她的右臂，十分巧妙地使着力，尽力让她轻松一些，却又技巧性地保持着彼此的距离，不会让年轻女生觉得尴尬。

“你介意我称呼你思晨吗？”徐泊原微笑着说，“这样听起来亲切一些。”

“哦，当然不介意。”

“思晨，你好像有点紧张。”徐泊原笑了笑，急诊大厅的灯光从前边落下来，让他的侧脸看上去轮廓分明，而他的声音带着浅浅的暖意，“拍片又不会痛，不用怕。”

徐泊原的气息拂过唐思晨的耳边，带起一阵痒意。唐思晨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却是渗透着苦涩的，仿佛有些勉强，“我并不是在怕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徐泊原摁下电梯的上行键，微笑着说，“很快就好了。”

唐思晨后来才颇为迟钝地想到，徐泊原一定是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否则检查就不会这么顺利，这么迅捷。

值班医生替她检查完，又拍完CT，从骨科出来的时候，她便看见徐泊原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手指在膝盖上打着节拍，一下又一下，沉稳而宁静。只是此时此刻，唐思晨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想法，即便是等人，这位徐先生也永远是风度最为优雅的那一个。

她站在素白的走廊，心神不稳，尽管印象单薄得几乎只剩下模糊的光影了，可记忆中还是有一个人在……一直在等着自己。他不像眼前的徐泊原——假若徐泊原如同百年发酵后的名酒，醇厚甘冽，那么那个人并没有那么好的耐性，他热烈青葱，灼烧得如同盛夏的太阳。

她倚在墙上胡思乱想，徐泊原便已经敏锐地抬起头，微笑着站起来说：“好了？”

唐思晨点点头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公司里有一些急需处理的事，我必须得回去。”徐泊原仔细地观察她的神色，“我的助理和你们学校一位老师正在赶过来，马上就到了。”

“你有事就先走吧，我没事的。”唐思晨连忙说，摆了摆手，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，“真的没事。”

徐泊原颌首，略略沉吟一会儿，“抱歉，没有带名片出来。思晨，如果你不介

意的话，方便留下你的手机号码吗？”

唐思晨报了一串长长的号码，道了别，看着这个身形挺拔的男人渐渐离开自己的视线，这才慢慢坐了下来。

不知为什么，和这样一个滴水不漏的男人相处，她觉得难以抗拒，所以有些吃力。唐思晨微微仰头靠着木椅后边的墙面，却又出人意料地听到一阵脚步声，像是什么东西失而复回。

她睁开眼睛。

徐泊原还是回来了，俯下身，皱着眉打量唐思晨，并没有掩饰起担心，“我还是在这里陪着你。你的脸色很不好。”

唐思晨伸手抚抚自己的脸颊，她猜自己的脸色一定白得太可怕了，于是重重呼吸了一口，“我不喜欢医院。”

走廊上的白色灯光倾泻在她毫无生机的两颊上，她的气息……似乎微弱得难以察觉。徐泊原很深地凝视她，良久，在她身边坐下，却伸手过去，握了握她已经放回膝盖上的手。

唐思晨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她……并不喜欢与人肢体接触。可是眼前的徐泊原，似乎是一个例外。他的掌心十分温暖，指腹摩挲过女孩的手背，微微有些粗糙。

他很快地放开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意味，只是鼓励——而这个动作的含义，又远胜于一句“别紧张”。

脸颊上红晕如轻雨般拂过，唐思晨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坐了一会儿，走廊尽头，电梯叮的一声打开了。

费祎平小跑着过来，一把抓住唐思晨的手，喘着气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唐思晨反过来扣住了费祎平的手腕，轻轻晃了晃，小声说：“没事。”

费祎平的脸色不比唐思晨好，眼神里全是小心翼翼，端详了她足足有十秒时间，才舒了口气。

片刻之后，小费老师将目光移到了唐思晨旁边的男人身上，嘴巴十分技巧地张

成一个小小的圆形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完全说不出来。

费祎平当然不会像唐思晨那样，对徐泊原一无所知。她刚刚亲眼见识了海大学子的热情——这种热情实在是过了头，竟然有人下午三四点就溜进大礼堂占座，这也导致了一部分有票的学生进不去，最后差点酿成踩踏事故。而素来以理智著称的海大学生们，并不是对谁都抱有这样高的热情的。

“徐先生？”费祎平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时候红了脸，“您……还在这里啊？”

“你好。”徐泊原和善地笑了笑，低低对助理说了几句话，便对唐思晨说，“看起来我不用陪在这里了。”

“当然，您请便吧。”

“小叶，有了结果告诉我一声。”徐泊原和两个女孩子一一道别，这才妥帖礼貌地离开。

唐思晨看着费祎平想问却又强忍着的痛苦表情，微微笑着转开脸，却看见医生探了头出来，招呼了一声，“唐思晨？”

用力抿住了唇，手指掐在了费祎平的手臂上却毫不自知，唐思晨深呼吸一口，尽量平静地说：“是我。”

“过来拿报告。”

费祎平抚慰般拍拍她的肩膀，扶着她站起来。

白色的走廊，阴冷的过堂风，古怪的气味，影像层层重叠，唐思晨强忍住轻微的晕眩感，慢慢走向办公室。

“我就说结果没事的嘛。”走出急诊大厅的时候已近深夜，费祎平笑嘻嘻地说，“谢天谢地。”

“我也说了没事。可是就是有人不信啊。”唐思晨半开玩笑地望向小叶，“谢谢你了。如果见到徐先生，也请一并代我谢谢他。”

车子开至海大的学生宿舍，费祎平扶着唐思晨上楼，一边悄声问她：“是徐泊原亲自送你去医院的？”

唐思晨有些茫然地搔搔头说：“是啊。”

费祎平露出“不知道该说什么”的样子，过了一会儿，加重语气感叹说：“徐泊原哎！”

唐思晨忍不住沉思，“他应该没什么可能看上我吧？”

“狗屎运能走两次吗？”费祎平有意轻嗤了一声，不屑一顾。

唐思晨低头找钥匙，手轻轻一抖，串着玩偶的钥匙链便啪的一声，落在了地上。

“思晨……”

小费老师发现自己又一次说错话的时候，有些忐忑地扯了扯好友的袖子。

唐思晨还是在摸索着那个仿佛忽然隐形不见的钥匙孔，直到“咔”的一声，扭开了门锁。

顺手摁下点灯开关，唐思晨侧头向不安的好友露齿一笑。日光灯跳亮的那个瞬间，忽明忽暗的光影转换，无声地落在她长长的睫毛末端，眸色灵动又狡黠——这让费祎平有些恍惚，像是看到了本科时那个爱笑爱闹的糖糖。

“糖糖……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唐思晨下意识地怔了怔，很快掩饰起了表情，“你要不要和我挤一晚上？今天挺晚了。”

“好啊。”费祎平连忙掩饰起适才的表情，笑着说，“你导师对你真好，特意帮你申请的单人宿舍呢！”

她大咧咧地在书桌边坐下，目光便扫向了那一排足有砖头厚的书上。大多数是敦煌卷子的影印版本，甚至书卷的旁边还放着一个放大镜。费祎平回头望着在倒水的唐思晨，眼神倏然间便黯然下来……她认识的唐思晨，应该是那个整日泡在画室、在色彩与线条间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天分的艺术系女生啊！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却只能埋首在故纸堆里，终日检校史籍了呢？

“哎，你小心哦。”唐思晨一把拍掉费祎平抚着书页的手，“这些书原本不让带出资料室的。弄坏了我可没钱赔。”

讪讪笑了笑，费祎平小心地打量着唐思晨的神色，开口说：“思晨，那个时候……”